



新兴国家出口贸易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及解决路径

Structural Difficulties in the Export Trade Faced by Emerging Economies

邓宇

摘要：新兴国家出口贸易全球份额稳步提升，出口竞争优势逐渐增强，但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仍处于中低端地位，同时面临贸易保护主义、产业链重构、出口限制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动荡、能源转型等诸多困境。本文认为，新的贸易发展形势下，新兴国家一方面应加快转变出口贸易发展方式，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增强出口商品“含金量”；另一方面应增强出口产业链韧劲，深化区域贸易协作，聚焦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出口贸易多元化发展和出口竞争力提升。

关键词：新兴国家 出口结构 价值链提升 贸易摩擦 竞争优势

Abstract: Emerging economies have seen a steady increase in their share of global exports, and even though they enjoy export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ey are still in the mid- and low-end positions in the global industrial value chain.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facing an array of difficulties, many of them beyond their control, including trade protectionism, industrial chain reconstruction efforts, export restrictions, geo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shifts in energy sources. This paper holds that in the current trade environment, emerging economies should accelerate their efforts to transform their export trade, optimize their export trade structure and enhance the value of export commodities. They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 resilience of their export industrial chain, deepen regional trade cooperation, and focus on new trade formats in order to promote a more diversified and competitive export trade.

Keywords: Emerging Economies, Export Structure, Value Chain Upgrading, Trade Friction, Competitive Advantage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本文系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



引言

全球化浪潮中，新兴国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要路径，抢抓全球化发展红利，不仅较快完成初级工业化，而且出口贸易份额稳步提升，出口商品结构趋于优化。中国、日本、韩国等少部分新兴国家迈向了中高收入国家或高收入国家，逐渐占据世界贸易产业链价值链的重要位置。随着世界秩序变迁、地缘政治局势演变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世界贸易格局出现了新的趋势，新兴国家出口贸易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和挑战。近几年，新兴国家的贸易发展频频受挫，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增多，导致新兴国家出口贸易成本大幅提升，从中低端价值链跃升到中高端的难度加大。相关研究指出，新兴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要高于发达国家50%以上。

面对新的世界贸易发展形势，新兴国家积极探索出口贸易发展升级，不仅从对外投资、区域贸易协定和高水平市场开放等推动形成了一批合作成果，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的落地，以及区域内双边和多边市场开放进程加快，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在亚洲新兴国家广泛兴起，少部分新兴国家在中高端出口产业链开始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未来应加快推动区域高水平开放，深化新兴国家区域贸易合作，进一步优化区域贸易伙伴分工协作，共同推进

关税水平下降、市场双向开放和贸易投融资便利化，为出口贸易份额提升和价值链提升创造自由、开放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新兴国家出口贸易发展现状及特征

新兴国家凭借后发优势，抢抓全球化发展机遇，其贸易份额和影响力显著增强，一部分新兴国家在机械装备、机电产品等出口竞争优势较强，为稳定全球产业链和促进贸易复苏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新兴国家出口商品价值链并不占据优势地位，服务贸易发展仍不均衡，未来有很大提升空间。

出口贸易份额和竞争力稳步提升

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和国际分工精细化，新兴国家出口贸易全球占比稳步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新兴国家的出口份额从1990年的18.5%上升至2020年的37.3%。其中，我国（含港澳台地区）的出口份额从1978年的2.8%上升至2020年的15.5%，四十余年增幅超过4.5倍，出口份额大幅提升（图1）。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的出口达到了2.6万亿美元，全球占比达14.7%，2021年的出口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其他有代表性的新兴国家如印度、越南等出口份额也在逐步提升。WTO数据显示，越南、越南的出口份额分别从1990年的0.03%、0.67%上升至2020年的2.02%、1.6%，出口贸易发展潜力较大。



从未来趋势看，新兴国家出口份额将持续稳步提升。

在稳定全球产业链上发挥积极作用

新兴国家加快国内改革，积极融入到全球化发展进程，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快速增长。新兴国家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开发资源，依托国际贸易分工网络效应，通过贸易往来和持续货物商品输出，为发达国家提供了源源不断且物美价廉的商品供给，维持了发达国家较低的通胀水平，为全球贸易作出积极贡献。以苹果、微软、特斯拉、大众汽车、丰田、三星等代表的知名跨国企业均是利用新兴国家的市场、劳动力资源和初级产品、原材料等获得了快速发展。世界银行报告显示，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度超过80%，成为全球产业链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为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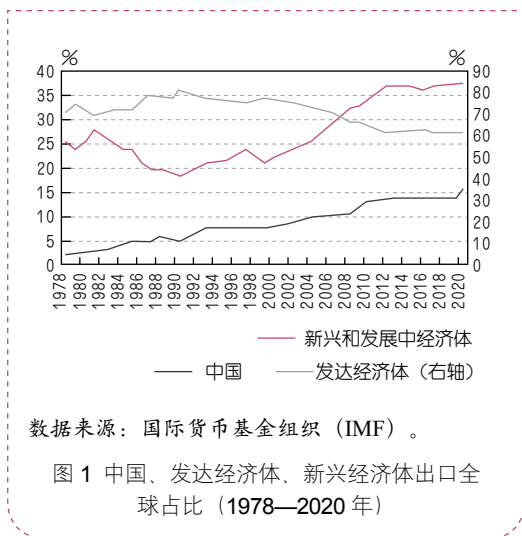
国际市场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疫情期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成为全球贸易复苏的关键力量，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主要支撑。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并不均衡

由于贸易的结构性特征、贸易价值链的差异，发达国家在计算机、信息通讯以及旅游、文化商品等领域独具竞争力，服务贸易份额占比处于绝对优势地位。WTO数据显示，2020年欧盟与北美自贸区服务贸易出口额合计达2.74万亿美元，而东盟与独联体国家服务贸易出口额合计仅为0.4万亿美元，二者的差距达6.85倍，服务贸易份额差距十分悬殊，表明新兴国家的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极不均衡。新兴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份额占比偏低，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知识产权、专利技术和商业服务等无形资产，单纯依靠货物贸易很难维持贸易顺差，导致国际收支长期失衡。从出口价值链（GVC）数据来看，新兴国家的出口价值链参与度不断跃升，但价值链地位仍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表1）。

新兴国家仍处于贸易价值链中低端

新兴国家的贸易份额和出口份额比较高，但大多数的货物贸易出口构成中以工业初级产品、农产品和资源能源为主，严重依赖资源能源和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带来的机会，对外依存度偏高，在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比较高的半导体芯片、新材料、集成电路及电子元件等高端产品出口





额、占比等仍相对偏低。近年来，我国在机电产品、先进制造业和新能源汽车等科技含量比较高的出口商品份额提升加快，但仍然面临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卡脖子”等问题。越南、印度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出口商品科技含量比较低，与发达国家依靠核心技术专利和高端商业服务获得的超额利润相比，新兴国家获得的出口贸易综合收益明显较少。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报告显示，参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价值链的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只有21%的出口来自新兴国家。因此，新兴国家被迫承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汇率波动的风险，导致出口贸易很难长期获益。

新兴国家出口贸易的发展态势

随着世界贸易出现新的趋势，新兴国家主动参与推进区域贸易规则制定，

加快市场开放，并在出口商品结构、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服务贸易等领域推动创新和变革，有力地促进了出口贸易价值链提升。

探索推进出口贸易结构多元化

近年来，新兴国家加大出口贸易结构调整，加快探索从过去的中低端商品向中高端商品出口转变，推进出口贸易多元化发展，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获得了稳定增长。根据WTO的统计数据，2001—2020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不包括高收入）、南亚、欧洲及中亚（不包括高收入）的货物与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增幅分别达到了5.67倍、5.9倍和3倍，而我国的货物与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增幅更是达到了7.2倍（图2）。同时，我国出口贸易结构更具多元化，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继续大幅度增长，机电产品占出口比重超过59%，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

表 1 全球主要国家出口价值链（GVC）参与度和地位

总出口附加值排名	国家	GVC参与度		GVC地位	
		2000	2014	2000	2014
1	中国	0.741	0.737	-0.170	0.001
2	美国	0.570	0.605	0.171	0.125
3	德国	0.607	0.585	0.101	-0.019
4	日本	0.547	0.605	0.287	0.119
5	韩国	0.649	0.700	-0.042	-0.119
6	法国	0.675	0.734	0.062	0.021
7	意大利	0.660	0.685	0.128	0.055
8	英国	0.613	0.642	0.076	-0.022
9	墨西哥	0.731	0.697	-0.136	-0.130

数据来源：经合组织（OECD）。



比超过29%。近年来,我国加大服务贸易发展,服务贸易优势进一步扩大。根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高达6 617亿美元,全球占比升至6.9%,2021年的服务贸易规模超过8 200亿美元,居于世界第二位,而且2021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收窄至300亿美元。预计未来新兴国家的服务贸易份额将会加快提升。

主动融入数字贸易发展新潮流

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兴国家具有数字经济市场规模潜力和场景试验优势。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数字服务出口规模约3.2万亿美元,占服务贸易出口的52%,占全部贸易出口近13%。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数字贸易,通过构建数字贸易相关的贸易网络(线上支付、跨境电商、金融科技等)将数字贸易推向新的高度,驱动出口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0》数据显示,预计到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将超过4 000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50%左右。我国《“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要求加快建设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许多新兴国家学习借鉴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经验,聚焦数字贸易新模式、新业态和新趋势,未来有望在数字贸易实现“弯道超车”。

积极参与推进区域高标准贸易合作

近年来,新兴国家积极参与各类高标

准贸易协定谈判。一方面体现了新兴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和影响力,理应获得相匹配的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另一方面表明世界贸易的稳定发展离不开新兴国家市场。自21世纪初以来,新兴国家谋求自由贸易和掌握更多贸易发展权的进程明显加快。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成为驱动世界贸易快速发展的中流砥柱,在国际贸易合作、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2009年8月,我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2020年11月,涵盖15个成员国(新兴国家占多数)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签署达成,将逐步建立消除所有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高质量自由贸易区,将为新兴国家贸易发展和全球贸易稳定增长带来重要契机。

加快向出口贸易比较优势转型升级

新兴国家借助后发优势推动出口贸易发展,起初以初级产品、原材料和能源资源出口为主,经过长期积累后,部分新兴国家加快探索出口贸易比较优势。以越南为例。一方面,越南学习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融入全球化进程,2007年越南加入WTO,充分利用其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吸引大量海外投资,承接大量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建立了较强的制造业生产体系;另一方面,近年来越南积极加入RECP、CPTPP等世界性贸易协



定，主动参与高水平贸易规则制定，促进市场开放，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近年来，越南通过提升制造水平，不断开拓出口市场，出口贸易不断增长。WTO数据显示，越南货物出口额从2007年的486亿美元增至2020年2 827亿美元，13年间增幅超过4.8倍。未来，新兴国家将会加快推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结构优化布局，充分发挥独具特色科教文化资源、商业服务和数字软件服务等优势，持续增强出口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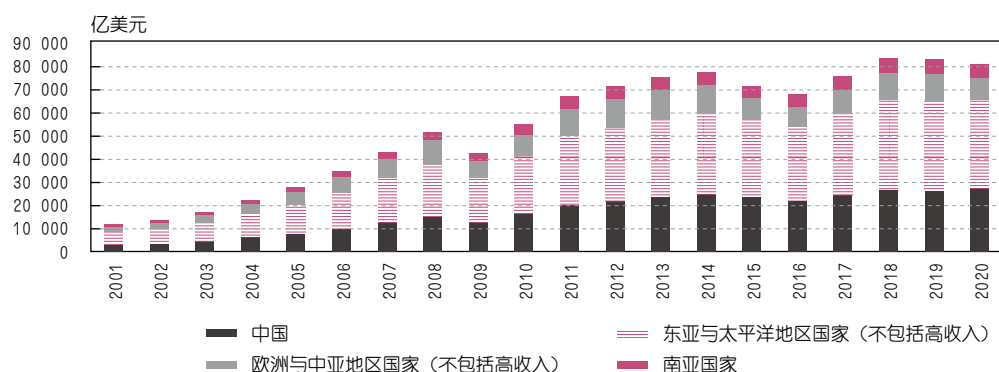
新兴国家出口贸易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新兴国家在上一轮贸易全球化进程中享受到了发展红利，占据了一定的国际份额。但是，伴随全球化重塑、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加剧，新兴国家出口贸易遭遇的挫折和结构性困境更加突

出，严重制约出口贸易增长。

贸易保护将削弱新兴国家出口增长

全球化重塑进程加快，“逆全球化”背景下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日益增多。世界贸易在受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后，其脆弱性也比较突出。近年来，发达国家掀起贸易保护主义潮流，破坏国际贸易生态，与新兴国家的贸易战不断升级，关税加征导致全球贸易摩擦风险增加。《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年度报告》（2020）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多数月份处于高位且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根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统计数据，1995—2020年全球发起贸易救济原审立案累计6 888起，2020年共422起，同比增速为45.02%，达1995年以来立案数量的峰值（图3）。除了发达国家在反倾销补贴、反垄断审查以及贸易制裁等贸易保护主义



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WTO）。

图2 新兴国家或地区货物与服务出口额（2001—2020年）



方面加大对新兴国家贸易的打压外，部分新兴国家也开始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无疑抬升了贸易成本，出口贸易增长潜力将会被削弱，不排除未来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升级的局势可能会加剧。

产业链重构将挤压新兴国家出口市场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加快产业链重构，将对新兴国家出口贸易产生持久性影响。近年来，包括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国均对核心资源能源、技术出口以及产业链安全等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如美国的《出口管理条例》（EAR）的管制清单（CCL），不断施加新的出口限制措施；2021年5月欧盟推出多元化供应链审查计划，强调定期对行业进行审查，以解决其在半导体等战略领域缺乏工业独立性的问题；2021年12月日本计划建立国际去碳资源供应链，构筑“去碳资源”氮气的稳定供应链。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可能会严重削弱新兴国家的贸易优势，部分供应链将回流到发达国家内部，而重要技术和资源出口限制无疑会制约新兴国家的贸易科技创新进程，未来推动出口贸易升级的难度也更大。由于受制于芯片短缺、核心零部件供应限制，新兴国家出口贸易受阻。

技术垄断阻碍新兴国家出口价值链提升

新兴国家仍主要以货物贸易为主，而服务贸易的占比相对偏低，在半导体芯

片、电子元件和高端商品出口方面偏弱。经过30年发展，新兴国家的贸易份额增长不足一倍，可见新兴国家依托资源能源和初级产品等出口很难获得更高的贸易利润。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报告显示，2007—2017年，出口总额在商品生产价值链总产出中的占比从28%降至22.5%。以欧美、日韩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贸易结构主要依托科技创新与资本驱动，服务贸易发展比较强势，在知识产权、专利应用和跨国投资等占据独特竞争优势，新兴国家很难抢占到更高的份额，服务贸易占比不高，而且通过技术垄断和资本驱动的贸易模式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价值链，使得国际贸易分工形成的利润分配大部分回流到发达国家。随着数字技术和跨境贸易价值链的变迁，新兴国家如果缺乏核心竞争力和服务贸易优势，将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丧失后发优势。

绿色转型将增加新兴国家出口成本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绿色转型对新兴国家出口贸易发展将产生直接影响。国际贸易体系中，大部分新兴国家能源结构高度依赖于传统的化石燃料，劳动密集型产业、初级产品加工以及资源能源等出口商品中的份额占比较高。随着全球贸易绿色转型加快，以传统资源、初级产品出口的新兴国家将在国际贸易体系中面临绿色壁垒和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限制。目前，发达国家



在绿色贸易、碳关税、碳贸易和碳交易市场等制定了复杂规则，新兴国家的话语权和参与度并不高。WTO对绿色规则和条款的设定并不清晰，在实际应用中往往成为发达国家利用绿色壁垒打压新兴国家贸易竞争的手段。近年来出现的对新兴国家的农产品、纺织产品等绿色壁垒的限制愈发频繁，未来仍将面临绿色壁垒增加带来的贸易摩擦增加的风险。

地缘政治局势威胁新兴市场出口贸易发展

许多新兴国家的发展在全球化处于“依附”形态，拉美国家曾一度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但是贸然采取经济金融自由化路线，过早放弃工业化，过度依赖能源资源和农产品出口，在多次危机中发展潜力被削弱，尤其地缘政治局势动荡，出口市场单一，容易受到汇率波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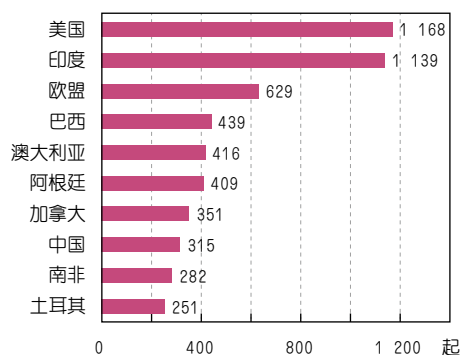
货币贬值等严重影响。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不稳定，能源、粮食、原材料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新兴国家出口贸易受挫，特别是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新兴国家将承受更高的贸易成本，无疑会削弱出口竞争力。因地缘政治局势，部分发达国家实施的经济金融制裁政策也波及到了新兴国家，第三方出口市场也受到牵连，贸易条件恶化，被迫转移或寻找替代。目前俄乌冲突局势中，不论是当事国还是其他新兴国家，都不得不思考未来出口贸易发展的前景。

新兴国家出口贸易价值链提升的主要路径

全球贸易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格局。新兴国家出口贸易既面临机遇，也有新的挑战。建议应从促进贸易升级、稳定核心产业链、深化区域合作以及等多措并举，持续推动贸易价值链提升。

持续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加快推动贸易升级

一是加快推进进出口贸易结构和方式转变，改变过去依靠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出口规模为依托的单一贸易方式，持续拓展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和含金量，从加工贸易和代工等逐步转向深度加工服务，延伸货物贸易价值链；二是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均衡发展，强化科技自主创新，提升商业服务品质和价值链，拓展服务外包、文



数据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图3 1995—2020年全球贸易救济原来审立案数量主要区域分布



化旅游、健康养老、数字信息服务等新兴服务贸易方式，促进服务贸易快速发展，逐步缩小服务贸易逆差；三是加快融入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商等新的贸易潮流，建立完善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领域加大投入布局，促进贸易线上化和信息化；四是围绕数字贸易的技术迭代和创新拓展贸易发展生态，除了以大型本土跨国企业为依托外，重点打造一批具有拳头产品和服务的中小型贸易企业，寻找国际贸易的发展薄弱环节和发达国家未能触及的新赛道，形成贸易细分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加快提升贸易附加值。

稳定出口产业链供应链，巩固提升比较优势

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和供应链重组加快的新形势、新挑战，新兴国家应重视这些新的变化对出口贸易带来的冲击。一方面要全面梳理与国家经济命脉相关的贸易产业链，针对不同的产业链环节、重要性和安全性等进行评估，掌握涉及到经济安全、供应稳定和国计民生的产业链信息，推动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外贸企业加强全球产业链布局，降低出口商品中间交易成本，增加更加多元的供应链渠道，确保国内国际产业链安全稳健运转；另一方面应着力于对产业链供应链的上下游行业、本土企业和外国供应商等进行审查评估，确保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有比较稳定、可靠的合作渠道和替代方案，积极拓展多元

化的出口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防止出现因供应链中断、外国供应商违约以及国际物流不畅等带来的供应链成本抬升、贸易通道受阻等问题。此外，应健全重要战略资源出口管理制度，通过扩大战略物资尽快扩大国家战略物资储备，构建便捷的的国际贸易物流通道和物流体系，确保国际贸易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安全畅通。

深化区域贸易合作，推动高水平双向开放

新的全球化重塑背景下，新兴国家应深度参与国际贸易合作协议谈判、协商和贸易规则制定。一是应坚持多边主义原则和多边合作机制，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和国际贸易准则下，建立健全新兴国家贸易合作与磋商机制，积极参与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有理有节进行贸易谈判，维护新兴国家合理的贸易发展权益；二是依托高水平贸易协定谈判与磋商的机会，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区域贸易合作组织的先进经验、标准体系和规则设计，在区域贸易合作谈判中把握主动权，特别是对于各条款、关税以及贸易壁垒等关键内容，应结合自身的国情实际加以研判，从长远视角权衡利弊取舍，与国际先进保持同轨的同时，力争有利的话语权；三是加快推进RECP、CPTPP等高水平贸易合作协议条款的落地，区域内各国家结合自身的贸易结构特征、内部经济贸易体制和要素资源，稳步有序推动贸易体制机制



改革和市场开放，降低贸易关税壁垒，为打造区域贸易核心产业链和优化分工布局创设有利条件。

完善出口贸易服务网络，促进贸易畅通和便利化

贸易高水平发展离不开完善的财税、金融、物流以及信息化等服务体系建设，随着新兴国家的贸易份额和影响力逐渐扩大，配套的服务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新兴国家推动贸易发展，应重视配套的服务体系建设问题。一是完善财税支持、金融、法律服务以及对外开放等贸易配套政策，为出口贸易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切实有效的政策支持，促进贸易畅通和便利化，着力提升出口贸易服务效率；二是加快构建与国际市场匹配的、更加专业的贸易服务网络，打造具有国际法、国际税收、国际金融以及地缘政治等背景的专业团队，在应对贸易摩擦、贸易争端和关税谈判、出口贸易谈判等过程中争取更多主动权，维护贸易企业合理诉求和合法权益；三是加快推进贸易金融发展，鼓励和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探索贸易金融平台、服务和产品创新，积极拓展自贸区、自贸港等创新型贸易业务，为更多跨境电商、海外仓以及中小型外贸企业提供配套服务。

健全贸易风险监测机制，及时防范化解贸易风险

面对贸易摩擦增多的挑战，防范各类

贸易风险变得更加紧迫，新兴国家应统筹构建贸易风险管控机制。首先，应健全贸易风险监测预警体系，贸易主管部门、商会和行业组织对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政治局势、贸易政策和监管要求要及时、全面掌握，保持信息对称和信息传递效率，针对国别风险比较高、地缘政治复杂区域的国家或地区要慎重开展对外贸易；其次，对各类出口贸易活动、贸易人员往来等进行合规性管理，在国家政策允许和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开展正常的、合法的、合规的贸易活动，遵守当地政策和法律规定，维护国际贸易市场信誉；最后，积极帮助和引导贸易企业认真做好贸易风险管理，对于各类政策风险（进出口禁令、关税等）、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以及其他风险（结算风险等）等及时做好应急处置预案，减少不必要的贸易风险损失。

结论与展望

“二战”后，新兴国家多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要路径，实现经济和贸易的增长，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印度等相继发挥后发优势在世界贸易市场形成了国际竞争力，少部分新兴国家通过发展高科技、先进制造业逐步占据中高端出口产业链位置。但是，仍有大量新兴国家在世界贸易领域处于弱势地位，很难获得包括大宗商品定价权、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等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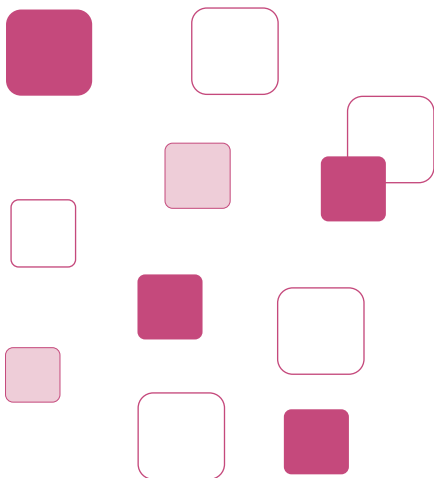


权,难以实现价值链的提升,只能依托资源能源和初级产品出口,贸易的综合收益有限。在缺乏定价权和贸易合作地位不匹配的情况下,一旦遭遇贸易摩擦、贸易争端或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引发的汇率波动等风险挑战,新兴国家出口贸易将面临较大的冲击和损失。因此,新兴国家在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推动贸易方式和结构转型就更加紧迫。

本文认为,后疫情时代新兴国家在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机遇大于挑战,应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数字贸易兴起和全球化重启的机会窗口期。既要从战略层面推动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政策规划和布局,将贸易数字化、绿色贸易等新的趋势特征纳入到贸易,提前做好政策、产业以及风险应对,也要从区域贸易合作、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等层面争取更多有利环境,将比较优势进一步发挥出来,以贸易结构优化布

局促进经济加快转型,适应未来国际贸易新的发展态势。本文认为,新兴国家的贸易高质量对全球化重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加快推进全球化发展与深化国际合作仍是全球经济稳定复苏的主要驱动力,新兴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将会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N]

学术编辑:曾一已



参考文献:

- [1] 邓宇.后发国家探索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优劣势表现与路径选择[J].西南金融,2022(01):15-27.
- [2] 邓宇.中国服务贸易现状和未来展望[J].金融博览,2022(02):9-10.
- [3] 海关总署.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外贸的发展历程.[R].海关总署官网,2018(08).
- [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S].中国政府网,2021(07).
- [5] 李稻葵,吴舒钰,陈大鹏.“十四五”期间中国外贸发展特征和战略应对[J].国外社会科学,2021(04):13-28.
- [6] 李强.技术创新溢出、外部经济环境与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J].统计与决策,2021(20):105-108.
- [7] (美)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 [8]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 [9] 陶明,邓竞魁.新兴市场服务贸易比较研究——以“金砖四国”为研究对象[J].国际贸易问题,2010(03):86-91.
- [10] 世界贸易组织(WTO).俄乌冲突使脆弱的全球贸易复苏面临风险[R].世界贸易组织官网,2022(04):1-10.
- [11] 苏庆义.中国对外贸易20年成长路[J].中国外汇,2021(23):12-14.
- [12] 商务部.“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S].中国政府网,2021(11).